

重逢在新的战斗里

向 大 著



重逢在新的战斗里

向 大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1957年•武漢

715.12

112

內容提要

这个集子包括的四个短篇，都是描述
高等学校学生在学校里和畢業以后初到工
作崗位上的工作和生活的。通过它們可以
看到青年一代在學習和工作生活中生气勃
勃的精神面貌。



重逢在新的战斗里
向 大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39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3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公私合營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

787×1092 1/32 開 · 1 9/16 印張 · 31,000字

1957年4月第 1 版

195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400

統一書號：T10107·49

定 價：(70) .16元

兩代人的喜悅

星期六的晚上，同學們都到體育館看电影去了，我想補點功課，便沒有去，拿着兩本書向圖書館走去。

這是六月初，正当南方的雨季，雨常常是來得那樣地急促；我剛剛發覺到有幾點雨水滴在臉上，想拔腳快跑，大雨却已翻江倒海地潑了下來。我用最快的速度冲進距我二十多步遠的一個涼亭，衣服已被淋濕了。

亭子裡有一個老头子，倚着一部腳踏車，悠然地吸着烟。顯然，他也是來避雨的。

我心里想：这个老头兒倒真有見識，知道要下雨，老早地就先到亭子裡了。

他微笑着，向我点点头招呼，一面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塊白手巾遞給我，关切地說：

“擦擦你头上的水，別着了涼。”

“謝謝你，我這裡有。”我也向他笑笑，感謝他的好意。我掏出自己的手巾，擦了擦头上的雨水。

他又悠然地吸着烟。

我仔細地端詳這位老年人。看樣子，他快滿六十歲了，瘦瘦的面孔上，布滿皺紋。皮膚被太陽晒得很黑。一對細小的眼睛，炯炯有光，給人一種精明而慈祥的感覺。他上身穿一件白布襯衣，很新。腳踏車后，放一個捆扎得很緊

的竹籃。很奇怪，我仿佛覺得他的面孔怪熟的，似乎曾經在哪兒看見過，但是，一時又想不起。

他使勁地吸兩口烟，把烟頭扔在亭外，抹抹咀，問我：

“這個同志，你是在这个大學念書的？”

“是的。”我回答。

“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呀？”

“黃通。”

“哦！黃通。”我想起來了。這位老年人的面孔，與黃通非常相像。我猜測着：是黃通的父親吧？

“你認識嗎？他讀電機系，是去年才來的。”老人又補充了兩句。

“認識，我們住在一個寢室，還是頂好的朋友哩！”我說。

“這就好了。”他深深吁口氣，笑起來，自我介紹說：“我是黃通他爹，趕來看望看望他。”他拍打着自已的腦袋：“人還不算老，可就有些糊塗啦！黃通寫信來給我說了他的寢室號碼，我今天來也帶着信；在路上把信弄丟了。真是，人還不算老，就有些……”他一邊笑，一邊埋怨，一邊又把右手掌敲着腦袋。

“啊！黃伯伯，你今天騎了一百多里地的腳踏車？”我驚訝地問，我知道黃通家離學校一百多里。“真不簡單，累壞了吧？”

“不算什麼！”黃伯伯側着頭說。“說累么，是有点累。不過，心里頭一高興，就什麼都不覺得了。”他眼睛里顯露出喜悅的光輝。“今早天剛發亮我就動身了，偏偏在路上車子壞了，耽誤了三個多鐘頭，這時候才趕到。”

“还不算太迟。”我說。

“黃通身体还好嗎？”他問。

“非常健康。”

“这就好。”他面部帶着愉快的神色，似乎我这簡單的回答已使他得到極大的安慰。“黃通这孩子体質弱。”他繼續說。“解放前在学校里还害过肺病哩！回到家里好容易才拉扯好了。我在信里头总是叫他好好注意身体。我也对他說：書一定要念好，要不是毛主席，我們这种田人的兒子哪能進大学！不把書念好，可真对不起毛主席。不过，身子也要緊，要是畢業來弄成个病疙瘩，哪还說得上为人民服务呢！”

“你不用耽心，黃伯伯！”我說。“现在的学校不比从前了，我們都很重視身体的健康。”

“这样才好。”他点点头，忽然又笑起來，“真是，人还不算老，可糊塗得厉害了。”他照例用右手掌拍打腦袋。“你看，談了半天，我还忘掉了問你貴姓？”

我告訴了他我的姓名。

“不錯！不錯！”他說。“黃通來信也提到过你。他說功課很吃力，虧得同學們幫助他，老师又特地給他補課，才赶上了。”他露出感激的神情。

雨停了，西方的天边淡淡地抹上一層晚霞。我替黃伯伯推着車子，引着他老人家向宿舍那邊走去。

去年九月剛开学时，一个下午，我洗了一个倒霉澡，在洗澡中，認識了黃通。

事情是这样：那天下午，天很热，我走進洗澡間，把水龍頭打开，嘩嘩地冲了一个滿身凉。然后，再关上龍頭，

开始抹肥皂。当渾身上下滿頭滿腦都抹上白花花肥皂泡后，再去打开水龍頭——嗑！一滴水也不流了。

有什么办法呢？滿頭滿身的肥皂，决不能就这样走出去，只好在那里等水。

很难找到比在这种情况下等水更無聊的事，真叫人难受。

突然，隔壁那一間伸出一个白虎虎的腦袋來，头臉鼻子都是肥皂泡。我看了想笑，而他却先笑了，大概我的样子也并不比他美觀。

“沒水了！”他說。

“是呀！真碰得巧！”

“等吧！”他尖起咀唇無聊地吹了一声口哨。

“只好等啦！这样子还能出去。”

“你是从部隊調來學習的？”他望望我挂在牆上的軍服。

“是的。”

“从哪里來？”

“河南。你呢？”我反問。

“也是部隊調來的。”

大家都很寂寞，馬上就談开了。他告訴我，他叫黃通，从廣東公安廳調來的。

很巧，开学后不久，我們編在一个小組里，越來越熟悉了。他是一个挺聰明的青年，今年二十二歲。同他父親一樣，他有一副瘦削而英俊的面孔，一对細小却極有神彩的眼睛。从許多次的談話里，他逐漸告訴了我他的家世。

他是廣東人，家里是貧農，自己有四畝菜地，又租了地主十多畝田种。母親早死了，家里有父親和兩個哥哥。他

十二歲時，在本鄉的一個小學里畢業。父親對兩個哥哥說：“家里只這四畝菜地，現在還不夠種，將來你三個弟兄一分，更不夠了，日子更難過。黃三這孩子還會念書，先生都誇獎他，不如讓黃三再念念書，要將來有個出頭日子，一家人不是都有好處？”兩個哥哥都很同意。這樣，雖然家里生活很困難，仍送他上了初中。頭一學期，成績是全班第一，父親笑得合不攏咀，在村里小酒店多喝了兩杯酒，對老朋友們說：

“有錢的都說我們窮人的孩子生得笨。我黃三可不笨，這學期得了第一名哩！”

老朋友們也稱贊着。

父親有幾分醉意了，又信口說：“我定要叫黃三上大學，跟東頭王家那幾個娃娃比比，看究竟誰的小孩聰明。”

這話傳到東頭地主王正邦耳朵里去了。王正邦皺起鼻子哼道：

“見他的鬼！黃泥腿的娃崽子想進大學？石頭開花馬生角！瞪着眼睛往後瞧吧！”

黃通到了初中二年級的時候，家里已經支持不了，拖了很多的債，黃通只好停學，回到家里。但是，學校的生活是那樣強烈地吸引着他。在家里自修了一年，他考進一個中等工業專科學校，那個學校是公費，吃飯可以不繳用費。可是，國民黨反動派對待公費學生，比對待自己的貓兒狗兒還不如，一天三餐都吃不飽。黃通在那個學校住了一年，生活太苦了，害上肺病，只好再回到家里。

父親心痛得了不得，而地主王正邦的譏諷話又傳出來了：

“哈哈！閻王爺請他去讀‘鬼門關大學’！”

“算啦！別再讀這個鬼書了。”父親嘆口氣。“好好在家養病，病好了托人找個小事干干。命生就了，有啥法。”

“那時我多想進大學啊！”黃通在向我敘述這段事情時，聲音還是那樣地激動；雖然，這已是好幾年前的事了。

廣州解放後，他馬上參加了革命，經過短時期的學習，調到廣東省公安廳工作。

“當我聽到組織上調我到工學院學習的消息，我歡喜得三天晚上沒睡好覺。”在洗澡那天，他天真地對我說。

正如他父親所誇獎的那樣，黃通是非常聰明。他本來只有高中一年級的程度，但是，在大家的幫助下，很快地趕上了進度。他進步的速度，使許多教授和助教感到詫異。

我引着黃伯伯一直走到寢室門口停下來。

“就這裡？”他抬頭問。

“是的。”我敲着門叫：“黃通！黃通！”

“你怎麼還沒去看電影？”黃通在裡面問。

“你快出來看看誰來了！”我大聲說。

“黃通！”黃伯伯等不及，先叫起來。

“爹！你來了！”黃通飛快地把門打開，又驚又喜地嚷：

“快進屋來吧！爹！”

黃通接着把車子推進屋裡，靠在牆邊。

黃伯伯從車上把竹籃解下來：“老早就想來看你，可就是忙。咳！”他極細心地打量兒子的臉色，撫摸着兒子的肩膀。“不錯，長結實了，人頂有精神的！”他開心地笑了，又問：“沒生啥病吧？”

“沒有。”黃通特別高興。

黃伯伯把竹籃子打開，里边全是荔枝和香蕉。

“尝尝我們自己種的荔枝！”他遞一大串荔枝給我，接着，又遞一排香蕉過來，“這香蕉味道不錯。”他又給黃通一些。

黃伯伯把水果通通拿出來，笑着向黃通說：

“想給你捎帶些什么合用的什物來，可你來信總說什么都不缺，學校里管伙食，發生活、學習津貼費，發蚊帳，發被子，發單衣，發棉衣，發書……嗚喲！發的東西那樣全。我拿着你給我的几封信，捉摸了好几天，你哥也幫我想，可硬想不出你还缺什么。”他得意地捋他的短鬚。“是呀！你还說學校連什么計算機器也發。”

“計算尺。”黃通糾正父親的話。“我找給你看看。”他站起來。

“別找！別找！”黃伯伯攔住說。“我又沒念過書，看了也不曉得是啥玩意。”他繼續捋着唇下的短鬚。“我就知道你啥都不缺。我对你哥說，現在翻身了，毛主席照顧黃三比我老头子还想得周到，就給他帶點水果去吧！荔枝上月中就賣給合作社了，我選好的給你留下些，陰在水缸旁邊。”他忽然揚起頭問：“你还記得斜山坡下那三棵荔枝樹嗎？”

“怎么会忘呢？”黃通說。

“咳！”黃伯伯吁口氣。“可不是，那是我親手種起來的。为了你上中學，那年賣給王正邦啦！土改又分了回來。這荔枝就是那樹上的。”

“哦！”黃通更高興起來，望着腳踏車問：“爹，你这車子是租的？”

“租的？嘴！我們自己買的。”黃伯伯驕傲地挺起胸膛，又改正自己的話：“我們互助組共同買的。你還不曉得哩！上春你大哥不是接了嫂子？哎！可真是能手。她一人养了三条牛犢，一圈猪，去冬我們家里落一百多元款子。你大哥对我說：‘对付几十元，給互助組里那几家合買一部車子，到城里賣菜頂方便，一兩百斤，一趟便蹬去了。’說实在話，主意倒真是好主意。你曉得，我們周圍菜地多，互助組一大半地种瓜种菜；这家不賣那家賣，每天总少不了有人上街賣菜，車子可頂用。那时候我就沒鬧通，不答应。花一百多元買部車子？那还了得！心想这些年輕人要弄个新鮮玩意，有了米飯忘了糠。过后，你大嫂子來劝我，你二哥也說：‘爹，你不是經常想去看老三，要有部脚踏車呀，每个月去一趟都行。’这可把我心給說活了，答应下來。过后，互助組里你許青四伯伯还嘲笑我哩！說：‘皇帝愛長子，百姓愛么兒，講几籊筐話你都不答应，听到可以坐車看黃三，你就恁爽快答应了。’他裝模做样地威脅我：‘嘿！以后我們互助組要訂个規矩，不准坐車子去看兒子。’他話是这么說，昨晚上可親自給我修理車子，深怕今天路上出岔；还特地把打气筒弄好，挂在車子屁股后头。”

我听出了神，开心地笑了。

黃通微笑着，凝望着父親慈祥的面孔，整个心灵沉浸在父親甜蜜的爱里了。

“可話又說回來，”黃伯伯愛撫地望着兒子，“我倒不是單为了这才答应買車。第一是用得着；再有，你大嫂說你大哥在会上答应人家了，还承認自己出一半錢。你哥是互助組長，別瞧人老实，可还頂愛个面子，我要尽不答应，你

大哥难道还能說話不算話？大伙正醞釀互助組轉社后选他当社長哩！我也想到，現在新社会，頂講究个民主，少数要服从多数。一家四口人，三个都同意，我要光拗着，不成个老頑固了。”

我和黃通都被这話逗笑了。

我想离开了，因为覺得該讓他爺兒倆扯扯家常話。有个陌生人在旁边，談起來总沒那么随便。

然而，黃伯伯又笑起來，說：

“提起这部車子，我倒記起个笑話了。”

我想听听他的笑話，就沒有动。

“还是你進初中那年，”黃伯伯笑着說。“东头地主王正邦可笑話我們啦！‘黃泥腿的娃崽子想進大学，石头开花馬生角’！听到这話，你不是还气得哭了一場。”

黃通望着我，顯得有些不好意思。“現在么，大学都是我們自己的，用不着‘石头开花馬生角’了。”他滿意地望着父親。

“这年头变了，我們家里可真是‘石头开花馬生角’了。”黃伯伯奇妙地眨眨眼。“我們屋后头不是有片沙地，地高，不存水，寸草不生，土改也沒人要。去春，鄉里靠小汶河修了个水堰，水溝正从沙地当中过。今年我和你哥响应政府号召，开了兩畝沙地出來，下了好些肥，試种一下高粱。嘿！高粱花开得真鮮活。众人都說，你这可算是石头开花了！可还差个‘馬生角’。上月，你哥把車子買回來，我捉摸一陣子，想起來了，这就是匹生角的馬兒。”他用手拍着車上的兩個手把：“这不是兩只角嗎？”說完，哈哈大笑起來。

黄通和我都笑了。

当我辞别了他们父子，在向图书馆走去的路上，我还清楚地听到他们父子俩见面后那种由于新的生活所唤起的充满着亲切的、轻松的、愉快的声音。

头一回值班

王秀薇心里头又兴奋又慌张，这使得她没吃好晚饭；潦潦草草地扒拉完一碗面条，带两个馒头，匆匆地走回寝室。

她是工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这次到这个规模庞大的碱厂来进行毕业实习。两个月的时间已经快过去了，按照毕业实习计划的规定，这最后的五天，她应该在车间担任值班主任的工作。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那样多而复杂的机器，整个班的工人，八小时的生產，就是值班主任负责领导啊！前一段时期，她曾经努力地学习了车间各个岗位操作，向老师傅和年轻的工人们请教；但是，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要想把整个车间的每一个操作环节都摸得一清二楚，的确是桩难事。工人们会不会笑话她呢？刚来的那两天，她听说过第一分析工喁喁地议论：“乖乖，大学快毕业了，才二十一岁！多年轻，那个圆脸蛋的女学生！”不管是老师傅，或是年轻的工人们，都曾经热心地教导过她，而现在，她要领导他们生產了。她能领导得好吗？万一出了什么事故，生產任务没完成……。想到这里，圆脸蛋就更红了。

还有，团支部书记林青那个小伙子，也怪不会体贴她的困难。昨晚，她刚谈了两句，林青就生硬地说：“你没听过工厂党委书记的报告么！党要求我们毕业后五年要达到一级工程师的水平。你瞧，你连担任值班主任也左怕右怕！困难，

想办法呀!”想办法?办法也不是那么好想。然而,团支部書記还是提醒她,叫她再去找第一班值班主任張师傅請教請教,并且,他还遞給她一張紙条,那上头有張师傅寫的字:

“如果王秀薇同志有空,請明早到我家里來,我等她。”

她把字条像寶貝似的藏在口袋里,高兴起來,而林青还在嘮叨着:“你一点也不主动。別人都自己去找值班主任,你却要值班主任來找你!”此外,林青还用毛主席的話來教訓她,說她是“前怕龍,后怕虎”。

今早,她去找过張师傅了,張师傅也告訴了她好多值班主任應該注意的問題,但一个主要問題却沒有解决。她向張师傅建議:

“張师傅,今晚上你当正值班主任,我当副值班主任。”

“这可不行!”張师傅笑起來。“值班主任只有一个,副值班主任可從來沒听說過。要是我們兩人來这么一套新花样,不按實習計劃办事,我就得挨車間党支部的批評,教育科長也不会饒我。你么,沒完成計劃,你們那个团支部書記小林怪厉害的,准会埋怨你一通。你大胆地担当起來,我么,就在办公室烤烤火,訂一份下星期天怎样玩的計劃。”

“張师傅,你怎样老开玩笑!”她有点急。

“怎么是开玩笑呢,一点也不。我听見教育科說,在苏联,大学生到工厂進行畢業實習,担任值班工程师的工作,原來的值班工程师就乐得不得了,到俱乐部去休息。”張师傅高声笑起來。但是,当他看見她真的很急了,就赶忙安慰她,說他决不袖手旁觀,一定帮她解决困难。当然嘍,主要还是要她自己独立解决問題。这样,她才帶着一半的滿意回來。

門响了，回寢室的刘華英走進來。

“小王，你怎么还不睡？”刘華英問。“快六點鐘了。”

“心里有点緊張，睡不着。”

“你尽管放心睡好啦！我也是上早班，十一點鐘我叫你。我十一點鐘准会醒，簡直比鬧鐘还准确。”刘華英果斷地說。接着，她又向王秀薇打賭：“要是我醒得迟了，把腦袋輸給你。”

她拉王秀薇拉不动，只好自己先睡了。

王秀薇跑出寢室，去通知宿舍的管理員，十一點鐘來叫她；又去告訴男同學們，上班一定來叫。其实，她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余的。她不去囑咐，別人也会到时候來叫她的。但是，值班主任迟到那可就糟糕了，謹慎为妙。

尽管心里还有些乱，她却睡得很甜，也許是因为很疲倦了。到了晚上十一點鐘，自称比鬧鐘还准的刘華英果然先醒，扭亮电灯，把王秀薇叫起來。接着，大家到工厂去。

王秀薇一直向本車間值班主任办公室走去，只見林青一手拿着报表，一手拿着電話筒，正向調度室彙報他那一班的情况：

“重碱車間，晚班值班主任實習生林青报告：本班產量完成百分之一百点八，質量指标全部完成，消耗定額全部完成。”他念完一些数字，回过头，神气十足地向王秀薇眨眨眼。

“这家伙可真有个派头！”王秀薇羡慕地想。她老望着林青，却忘掉該到車間办公室拿任务表的事了。

“來接班了？任务表帶來沒有？”林青問。

“哎呀，糟糕！”王秀薇急了，赶忙向車間办公室跑去，

迎头碰見張师傅。

“哪里去？这样慌！”

“去拿任务表。”

“这，我给你拿来了。”張师傅把任务表给她。“明天你該早几分鐘去拿。”

王秀薇臉紅起來。她拿起任务表一看，和往常的情况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心放下一半。

汽笛在夜半清涼的空气中，欢騰地响起來。工人們全到了，班前会开始。

林青挽起袖子，滔滔不絕地介紹上一班的情况：

“二号預灰桶攪拌机的声音不好，值得注意。石灰乳的質量波动很大。温度……压力……。”

然后，他問旁边的原來的老值班主任郭师傅：

“郭师傅，还要补充什么？”

“沒有补充的了。”郭师傅滿臉高兴，摸着他的短鬍子，“走，我們去参加甲組的班后会。”他拉着林青的手，兩人大搖大擺地走了。

張师傅开始發言：

“今天由王秀薇同志担任值班主任，同志們听王秀薇同志的指揮，大家努力保證本班生產任务的完成。”

說完，他拉拉王秀薇的衣服，叫她起來發言。

“咳！咳！”她並沒有伤風，却不知怎地站起來却干咳了兩声。“同志們，”她开口講話了，倒霉的是晚飯后准备的班前会的發言，都在睡覺中忘掉了：記得的兩句，又与上一班的情况不对头，于是，只好枯燥地念完任务表，自己感到說得一点也不生动。快到点了，她只好順口說一句值班